

四部叢刊三編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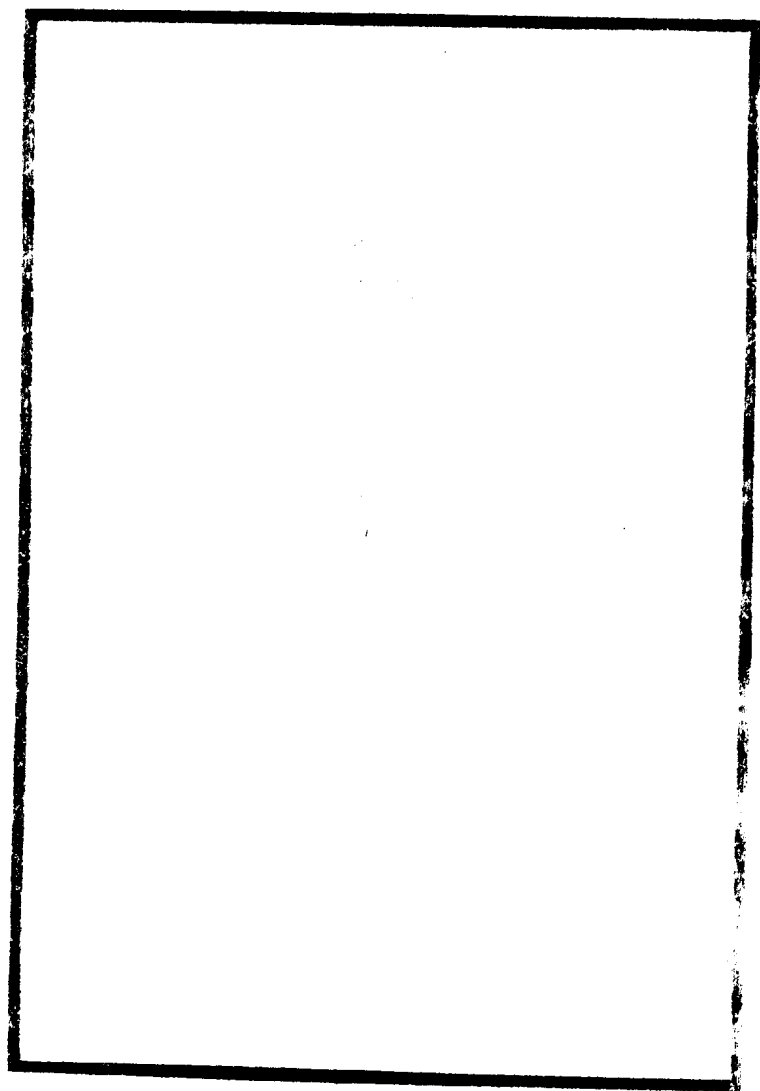
天下郡國利病書

六

浙江、江西、湖廣

浙江上

備錄



江防畧浙江之原始於黟縣林歷山一線之微，自嘉興錢塘江之蠶子門而入海焉故蠶子門者乃省城第一門戶石墩鳳凰外峙乃第二門戶此外無山惟羊許山獨立海中東接衢洋西控吳淞江口此為第三門戶羊許二山有防然後石墩鳳凰有蔽然後錢塘蠶子門可守蠶子門可守然後省城無恐此其大畧也沙起錢塘東至吳淞曾無間斷海外諸沙亦向此而轉惟平坦延牆故賦皆可登是蘇松杭嘉四府連壤一脈利害安危輔車相倚者也然險要之防有二曰海洋曰江洋往者倭寇結巢金山柘林貽害浙之昌化富陽石墩漁浦此海洋之患也沿江多盜劫掠客船此江洋之患也今欲求省城無虞當守附海之三門欲求三閩寧謐先防大海之千尋

羊山孤懸大海去乍浦太遠我舟頓此設遇東北颶風賊舟便捷彼此齊驅勝負難必許山界門淺狹止可避東南之風賊乘東北風利吾開舟亦為並駕惟海鹽白塔山去秦駐山不遠四風皆便賊由大洋而來隨處可擊是海鹽一關尤四面之控制也惜乎逼於內地非早見預待之所賊由羊山直進犯海鹽者必藉乍浦三關兵船以禦之乍浦海中有山至下八山為極遠此外則茫洋無山矣倭船之來必到八山之盡陳錢壁下山取水候風流犯先年兵船畏彼中風濤危險止分守八山之內港每年黃魚生發之時各府漁舡俱聚八山相近內洋下網遂致倭賊抄掠人船引劫各處隆慶三年軍門谷公中虛設立遊哨兵船委把總一員直哨壁下等洋遇賊即剿然後內

港無虞。若八山無哨邏之兵，萬一倭賊擄漁樵人船，揚帆至鯨子門，再驅土人駕駛入江，為害不小。雖有紹嘉二區防範兵船，然遇霧雨黑夜咫尺難辨。海洋遼闊，深不可虞。是鯨子門之險與下八山之哨首尾相應，尤為緊要。若嘗聞之海寧父老言：邑中南有赭山，實惟江門東有黃灣，尤通海港，兩端相距百四十里，而中無城守。先年島夷屢犯，首趨龍赭，後據石墩，人民死徙不可勝紀。苟有巖城扼其險要，使賊無駐足之地，東不得以過素花而至硤石，南不得以犯省會而浮錢塘，縣治得此兩翼，庶不獨當風濤之衝。凡此皆防海之總要也。江洋之患，須嚴督巡江兵船之哨探，戒備沿江漁船之剽掠，是防江之總要也。又聞之錢塘江兵船二十艘，原議汛期出鯨子門哨探，平

時分定地方上抵富陽迄南與嚴州兵船交會捕盜近來玩愒殊甚
每日泊船徐范二村江濱專攻手藝不習兵防且目兵脆弱船械朽
敝豈惟不能出洋江上亦難展布虛糜糧餉恐誤軍機所宜速行議
處者也若訓練江洋之水兵控扼海洋之門戶庶乎江海互攝內外
交防省會無虞兩浙無恐守兩浙者即所以倚角蘇松守蘇松者即
所以鞏固金陵唇齒兩全首尾相應制內禦外之長策無踰於此矣

聯蘇松嘗鎮并浙之嘉湖杭嚴八府屬一督撫以保江南腹心議

今西北盡戎馬之場矣識者謂江南 豐邑必當鞏固以備 巡幸且財賦所自出也狀其腹心則在蘇松嘗鎮杭嘉湖七府之地以形勢言之北則長江天塹南則錢塘襟帶東則大海汪洋西則萬山屏蔽真山川天險以衛此神皋乃以地本一區屬分直省辭指不應吮腹不通芟若合七府屬一督撫駐劄鎮江巡歷蘇杭改吳淞副將為大將改海鹽參將為副將設鎮江京口一副將如嘗山之蛇以鎮江為首蘇州為腹杭州為尾湖州帶山松江負海為左右翼嘗嘉為喉腕腸胃諸經絡嚴州雖稍窩遠狀地連杭界高山巔抗蔽錢塘不可它屬以之為足狀後可以扼險守要而南都之左馮翔以固不然自蘇松嘗與杭嘉湖接境諸地既無山海之阻又無關隘可塞劃然中斷譬之人身恰至腰膂分為兩截其何能生今試

言其邊腹水陸之不可分者有八江海入口處北自鎮江京口南盡杭州錢塘江之鱉子門自京口鎮而下為甯州之孟河水營江陰之黃田港備道水為蘇州營縣之福山港水營係江海接界遠過嘉定縣之吳淞鎮大海總鎮營劉水為太倉州道兵備之劉家河水擊總為松江上海縣之黃浦口濱缺口兵防現再至金山水無海口參將而直隸之兵防已盡過此為浙江之乍浦港所激浦港所海鹽港鱉子門將而大海從鱉子門而入錢塘江直抵杭城下上溯嚴州以上諸山溪灘千里之間累若貫珠此沿邊水路之不可分者一太湖浩蕩廣八百里在蘇州之西甯州之南湖州之北所屬縣有長洲吳縣吳江蘇武進無錫宜興甯烏程歸安長興德清湖等縣此中腹水路之不可分者二平望吳江營胥湖濫溪等處為蘇嘉湖三府之咽喉所跨縣有吳江歸安烏程嘉興秀水嘉善等縣此中腹水路之不

可分者三潮天獨墅澱山沉湖泖湖等處為蘇松嘉三府之間道海船可
入所跨縣有長洲崑山蘇華亭青浦松嘉善海鹽秀水嘉興嘉等縣此中
腹水路之不可分者四運湖如帶長亘八百里自杭之北新閘至鎮之京
口歷杭嘉蘇嘗鎮五府此中腹水路之不可分者五海塘長亘五百里自
杭之驚子門築起至松之黃浦口塘畔高濶如城一騎可到中間設立寶
山所軍川沙把總水團青村總所軍陸營北南匯所軍鋒把總柘林陸營把總金山衛水
陸兩營把總乍浦所軍海鹽參將已諸衛所營寨設金山海鹽兩參
將以彈壓之而金山以上屬直乍浦以下屬浙彼此不知堅瑕莫辨必沿
海陸路之不可分者六宜興以上即至溧陽應東壩直接蕪湖若從蕪湖
過壩竟入常州內地稍南突便從廣德入湖州之長興縣宜興長興二縣
對峙所當聯絡陸兵固守以此中腹陸路之不可分者七官塘延亘如運河

之界可以馬步並達中無險要可斷此中腹陸路之不可分者八有此八不可分又有三大害一曰吳耕浙販浙之米價每溢於吳浙商舳艫晝夜不絕居民之射利者又樂与之以致吳民嘗苦饑而浙商倍獲利自用兵以來江廣之米漸以難致全賴此本地之粟而秋成之後搬運一空吳人不能越境而載諸高此其為害者一、曰吳盜浙窩嘉湖之間湖蕩寥濶爰有巨魁庇匿奸盜每聚至千人劫掠于吳而逃庇于浙官兵互相推諉文移莫可勾攝此其為害者二、曰吳鹽浙權蘇松沿海亦有鹽灶而不設運司分隸于浙夫鹽產于吳而稅歸于浙當此兵興之際獨不可以佐吳力乎況乎私鹽出沒亦不能行其清覈此其為害者三夫直隸四府皆衛江海浙之四府惟杭嘉臨海我蘇松四郡既出兵力以衛浙而浙反以累吳平時尚然若一旦有事必至此堅彼瑕此備彼隙一處潰防則在

無用故以八府合屬一撫以統三鎮而杭嘉四府亦宜設處兵餉以佐協
守則地勢既專地利亦盡矣保江南之急着也其浙撫則移駐浙東紹興
以保障寧紹溫台處金衢七府以為江南尻脊外蔽可耳蓋浙海要衝皆
在浙東若寧波之定海閩以及台溫南北洋諸境并溫處萬山如天台
雁蕩溫括蒼處四明寧四大山亦皆在浙東浙撫允宜坐駐紹興以控制
外海并攝諸山伏莽之寇此不易之定論也

萬曆四十二年巡鹽御史楊鶴疏 浙直沿海自信國公經畧以來至嘉靖末
年築城建堡添設營寨基布星密足可防禦但今識者尚有遺議謂舟山仍
宜復縣以固浙東之藩金山亦宜建縣以聯浙直之勢吳淞城宜移近李家
浜以扼三江之水口太倉宜分一衛於崇明以控蕪松之上游是亦一議也
說者謂倭奴與三吳對峙東南東北正東風俱可入犯乃日夜夜時時刻
刻所當防者吳中惟春汛遊兵一營出守洋山以三月初十日從五月二十
五日收撤止防七十五日况修理船隻措處錢糧往往至四月初始過洋是
一汛實防止四十五日耳而冬防則不渡海矣清明以前小滿以後倭奴遂
不可揚帆乎夫洋山馬蹟蘇甯諸寨等山我兵防守則為信地萬一未汛之
先收汛之後倭奴突至而據之是一對馬島故事矣以吳下形勢言之洋山
蘇甯海外之天險也藩籬也南沙海上之要害也屏翰也吳淞劉河則蘇松
之門戶也福山揚會則

留都之門戶也。今惟守門庭而忽藩屏，非勝筭也。謂宜於蘇、寶、縣中屯遊兵營，兵船於內，高山置墩，數百里，帆檣盡在目，中沃壤屯田千餘名，官兵可供糧餉，歲可省帑金萬餘。倭奴入犯，可以扼吭而拊其背，且也蘇、寶一山綿亘海中，通倭之去，與倭奴之來，必由之路，使此處常有官兵，則勾引接濟之數絕，而窺伺竊發之禍消。海中增一道金湯，吳下多一重藩屏，防海上策，莫過於此。惟是渡海屯田，是一大作用，難與拘攣者道耳。臣巡歷越中，周行海上，見溫、台、寧、紹、晉介海濱，而錢塘乃在裏海，以臣計之，昔日倭非今日之倭，今日禦倭之局，非昔日禦倭之局。台州四塞之國，昔年倭寇內犯，先臣戚繼光殺慘殆盡。溫州環海而居，崇山疊障，難以散掠，此皆非倭所利也。寧波為浙之門戶，重兵扼控，定海是矣。然賊避實擊虛，必不更往。人言慈谿之龍山平石，實為間道，使倭由之入，政如斜谷循秦陰平入蜀。我反在外，彼反在內，是不可疎於防也。雖然，臣所慮者，乃在錢塘甌子門之險。卒未易犯，然江湖三

日不至何常之有島夷之所垂涎通番下海之徒潛為內應患政在此耳羅木營之兵今猶善戰然詳於陸而略於水臣嘗言之當事謂省會腹心亦宜沿江置艦使之戈戟如林樓櫓相望亦所以內壯根本外消窺伺南北兩遊兵議撤其一置此地此斷斷可行者也至於金塘玉環諸山且屯且種足食足兵自是萬全無患如謂信國起遺恐異日者藉寇兵齎盜糧則舟山孤懸海外比之金塘玉環逼近門庭者相去天淵矣

